

2015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马蒂斯·埃那尔《罗盘》:

深入东西方世界的裂缝中探究

□张迎旋



马蒂斯·埃那尔

2015年

年的法国多灾多难,先是1月初的《查理周刊》总部遇袭恐怖事件;到11月中旬又爆发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巴黎圣丹尼音乐厅内至少有120人死亡。就在11月,在中东地区旅居多年的法国小说家马蒂斯·埃那尔凭借作品《罗盘》摘得龚古尔文学奖桂冠。在作品中,他试图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架起桥梁,平息怒火,但一系列恐怖袭击的悲剧仍在巴黎上演,令人叹惋。

马蒂斯·埃那尔1972年1月出生于法国西部城市尼奥尔,早年求学于卢浮宫学院伊斯兰艺术专业。随后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师从法兰西院院士埃米尔·亨利·西蒙的女儿碧姬·西蒙-阿米蒂,这位女作家兼波斯语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马蒂斯·埃那尔就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2000年,曾经多年旅居中东地区的马蒂斯·埃那

《罗盘》法文版

尔定居巴塞罗那,积极运作多本文化杂志,并且翻译了两部著作,一部将波斯语翻译成法语,另一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法语。同时,他加入了在巴黎出版的由作家合办的文学和哲学杂志《未耕作的土地》。2010年,他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阿拉伯语。

暴力体验,特别是黎巴嫩内战,催生了200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完美射击》。作品讲述了在第一个国家(似乎是黎巴嫩)内战中一位狙击手不断被死亡的念头所纠缠的故事,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究竟是去射杀别人的杀手,还是别人要射杀的对象?小说在2004年获得了法语国家五洲奖和艾德梅-德拉-罗施佛科德奖,后者创办于2000年,旨在奖励作家的优秀处女作,戴思杰的处女作《巴尔扎克和中国的小裁缝》曾经在2000年获得该奖。

2008年,小说《区域》又为他赢得了三项大奖:与龚古尔文学奖针锋相对的12月奖、德国与法国联合颁发的以伏尔泰作品命名的“老实人奖”和法国广播电台“法兰西因特尔”主办的因特尔书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了第4章、第13章和第20章中小说叙述者阅读一部关于巴以战争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外,500多页的小说只有一句话。在由米兰开往罗马的火车上,小说叙述者做长篇的内心独白,讲述自己曾经在阿尔及利亚和近东国家的情报部门工作后,换了身份重新生活的经历。马蒂斯·埃那

尔称这部小说为“当代史诗”,《世界报》评论称作品讲述“地中海那片区域的故事”,充满暴力和污秽,令人心碎但意境深邃。

2010年,马蒂斯·埃那尔在短篇小说《和他们谈论战争、国王和大象》中,虚构了1506年来开明苏丹一位苏丹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的经历,这位苏丹接纳了被西班牙天主教国王驱逐的犹太民众。作品笔触刚柔并济,抒情与象征并举,赢得了由2000名学生担任评委的“高中生龚古尔奖”。

2012年,《窃贼们的街头》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一位摩洛哥青年在西班牙的经历。小说吐露了作者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对此次社会运动的广阔视角让作品在黎巴嫩和其他近东国家拥有大批大学生读者。

2015年的《罗盘》让马蒂斯·埃那尔摘取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桂冠。尽管外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较难懂,他本人却认为自己的作品平易近人,并希望这次获奖不会对生活有太大改变,仍旧可以一如既往地写作。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贝尔纳尔·彼沃认为,有资格拿到该奖项的作品,一定是集“历史、写作和雄心”于一体的,而《罗盘》正是这样一部“渊博”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这部小说的作者,还是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都需要勇气和果敢。

马蒂斯·埃那尔为小说取名“罗盘”,因为面对叙利亚和伊朗纷繁复杂的局势,人们迫切需要罗盘来指明道路。这次故事发生在维也纳,一座通向东方世界的门户城市。遥远的东方幻化为一位来自巴黎、名叫沙拉的女子,她幽灵般惹人怜爱,却到处横冲直撞。小说主人公弗朗兹·瑞德是个吸食鸦片的音乐家,他追踪着沙拉,无论是幻想中的魅影还是现实中的肉体他都不会放过。在一个碎雨敲窗的夜晚,记忆的僵尸最后一次还魂,思绪在梦境和回忆、忧郁和兴奋中漂移,瑞德回顾过往的冲动、相遇以及远离奥地利的停留:伊斯坦布尔、阿勒颇(叙利亚北部城市)、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巴尔米拉(叙利亚中部城市)、德黑兰……谁是曾经的沙拉?谁又是如今的沙拉?沙拉是致力于研究受到东方“致命诱惑”的西方冒险家、学者、艺术家和东方学家,她也是研究东方风物画家。这些画家引爆了偏见,狂热崇拜融合之风,但这样的人如今已凤毛麟角。由此,读者不禁会想,马蒂斯·埃那尔本人是否就是这类人?作品跌宕曲折,带着醉意,闪着才气,透出文艺、科技和地理等学科的光辉,不啻为《区域》的姊妹篇。和《区域》不同的是,《罗盘》的故事时间远远小于叙事时间,时间在停顿、闪回和跳跃。与历史写作不同,文学中的个人史诗之所以难写不在于岁月绵长,

而在于独特性。

沙拉正在写的博士论文《西方与东方的他异性》研究的是伊朗作家和翻译家Sadeq Hedayat,比较他和卡夫卡以及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于连·格拉克在看待东西问题上的异同。在与沙拉通信的同时,弗朗兹·瑞德的意识在流淌,在游荡,在懊悔,也在渴望。存在是痛苦的倒影,是吸食鸦片后的幻境,正如埃那尔在《罗盘》中浓墨重彩描绘的伊朗作家 Sadeq Hedayat (1903-1951)的肖像:“伊朗作家 Sadeq Hedayat 在他的小说《可爱的盲女》的开篇写道:‘生命中有许多伤痛,就像麻风病一样,在孤独中啮噬着灵魂。’这个男人个子矮矮,镜片圆圆,比任何人都懂得其中意味。正是这诸多伤痛中的一种,促使他自己在巴黎尚彼由奈街上公寓里的煤气灯下,在一个极度孤独的夜晚,一个4月的夜晚,在距离伊朗很远、很遥远的国度,自杀身亡,陪伴他的只有波斯作家 Khayyam 的几首诗、一瓶白兰地,或许,一些鸦片,或许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他身边的几篇文章,随着他流失到煤气的虚空里。”

马蒂斯·埃那尔花了很多篇幅来描绘这位“生前寂寞、死后荣耀”的伊朗作家:虽然死后两年就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的推崇,但生前,这位小个子男人在巴黎的生活和在伊朗的放逐没什么两样。即使沉静谨慎,语音低沉,讽刺和忧伤仍然在他招来了审查和批评:或许他同情了不值得同情的疯子和酒鬼;或许他欣赏了不该被欣赏的诗人和作家;或许因为他自己吸食鸦片和可卡因,却嘲笑其他吸毒者;或许因为他即使孤独也要独自饮酒,即使煤气代表死神招手,他也不向神明求救;或许因为他穷困潦倒;或许他的理智让他坚信自己作品的重要价值;或许他质疑一切扰乱心绪的事物……

马蒂斯·埃那尔还将 Sadeq Hedayat 和卡夫卡做了比较:卡夫卡在弥留之际一边咳嗽一边修改他将要焚毁的文稿;Sadeq Hedayat 临终时却似在昏睡,他的死亡结局在20年前就已经写出,那时伤痛就已经啃噬着他的灵魂,而这种孤独与伊朗、东方、欧洲和西方有关。正如卡夫卡在德国、捷克和犹太文化融为一体布拉格,比任何人都迷失,也比任何人都自由。在鸦片和酒精以及其他一切让人分裂的东西里,Sadeq Hedayat 看到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种决定,一种将生命彻底分裂的意愿。而马蒂斯·埃那尔的《罗盘》正是在指引人们深入到东西方世界的裂缝中,探究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通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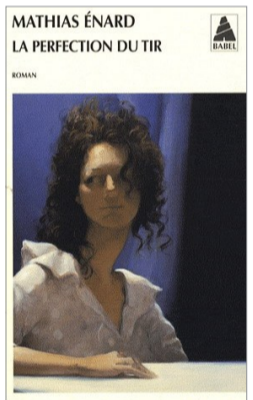
在评论界看来,马蒂斯·埃那尔的人道主义是将“自由”置于家庭和宗教关系之

上,而其“流浪”的主题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东西方民众对身份认同的渴求。至于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迷路的读者们,也需要“罗盘”迷途知返。因为《罗盘》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就是警告西方人,不要把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单纯地视作敌人,因为东西方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只有动态的边界和融合的区域。叙述者在小说开头就说:“我们两个鸦片吸食者,每个都在自己的烟云中,外面的什么也看不到,孤零零,永远也不理解我们在吸食什么。”鸦片曾经是西方侵略东方的符号,但现在在又给西方文学艺术带来了“灵感”。东西关系的问题也是他异性的问题,许多逝去的和健在的东方学家都在探讨差异、自我和他者,这种探索的目的是在他者身上重新发现自我和他者:一边是深不可测的自我,另一边是自我的他者。艺术就是对他异性的体验。《罗盘》的主人公瑞德说:“伊斯坦布尔让我感兴趣的,借用沙拉的术语,就是‘自我’的变更,希望欧洲来的游客在奥斯曼首都都感受到土耳其更真实的‘他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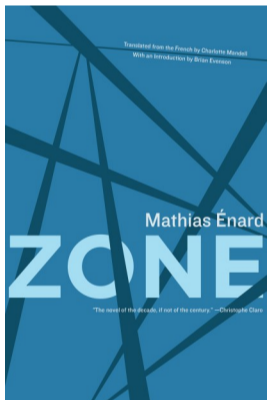
正因为如此,人们将马蒂斯·埃那尔和巴尔扎克联系起来,称他为“新巴尔扎克”,虽然二者的作品规模和写作手法没有可比性。但是,和巴尔扎克一样,埃那尔也是个“谦逊的野心家”:聪明的作家比比皆是,博学的作家已不多见,至于雄心勃勃的作家就更稀有了。当然这里所指的雄心壮志并非道貌岸然,而是认为文学之所以存活,是因为肩负着无比艰巨的任务,纵然无法完成使命也在所不辞,不遗余力。马蒂斯·埃那尔正是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踌躇满志的文人。在他的小说中,贝多芬在跑调的钢琴上演奏最后的交响曲,因为他知道只要将东西方的音乐融会贯通,就可以避免世界末日的哀乐响起,而且他手里的“罗盘”固执地指向东方。

马蒂斯·埃那尔的好友、和他一起办杂志的奥利维耶·罗伊谈到这位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时也充满了敬佩,认为他有语言天赋,说阿拉伯语时没有口音,能流利运用波斯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而且,马蒂斯·埃那尔十分健谈,知识渊博,叙事流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始终坚持的信念:东中有西,西中有东。

叙利亚内乱时,马蒂斯·埃那尔曾试图回到叙利亚,但因妻子不同意而作罢。那些曾经和他亲密交往的人,不是早已离开叙利亚,就是离开了人世。他在《罗盘》中写道:“在欧洲和美国,一个激进而暴力的伊斯兰组织诞生于西方的炮弹中,而唯一被认为是‘重要’的牺牲者是欧洲人。可怜的叙利亚人。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对他们的命运并不热衷。僵尸们的民族主义多么可怕。”



《完美射击》法文版



《区域》法文版



《窃贼们的街头》法文版

我的阅读

2015 我的阅读:潮流与回望

□张艾茵

阅读的倦怠与勃发总是不请自来,每到一年准备梳理之时,才会发现,鲜明的曲线贯穿了整年。与之对应的是,在漫天书海里根植于记忆深处的永远不可能是全部,这与图书本身承载的信息有关,但是更关乎自身的阅历和偏好。2015年我的私人书单里依然以外国作品为主。

首当其冲的自是小说类。巧合的是当我在阅读新书的间隙随意取阅旧书时,正好在读鲁西迪(或译拉什迪)的《羞耻》时就迎来《午夜之子》的出版,必然不可错过,也不出意外地成为了我年度书单中文学类的最佳。

鲁西迪出生于印度孟买,后来留学定居于英国,这点与奈保尔颇多相似,他们也都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但是鲁西迪远比奈保尔更受争议,在书写印度方面,如果说奈保尔因为与故土的疏离感而带上了西方冷漠的视角,那么鲁西迪就是以一种无所顾忌的姿态撕开了国家的血管,他的《午夜之子》虽然三获布克奖,却因为小说中对甘地夫人的讽刺而被印度当局禁止发行。事实上,他的每部作品几乎都会引来震荡,《羞耻》惹怒了巴基斯坦政府,《撒旦诗篇》更是因为对伊斯兰教的亵渎而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对政治的影射和对宗教的质疑是他作品中不可避免的部分,这点也都体现在《午夜之子》中。小说从印巴分治为始至甘地夫人首次下台为终,引出“午夜之子”这一奇特的存在,并让他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休戚相关,以魔幻的笔触写下印度的另类历史。如果想更加接近混沌而神秘的印度,奈保尔的“冷漠无情”和鲁西迪的“肆意残忍”都是最好的路径。

而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就不得不提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我从来不会吝啬对拉美文学的情有独钟,一直在追读他后续出版的作品,2015年共见6种。当然,即使是大师,水准也不可能始终如一,无论作家自己最喜欢哪部,在读者眼中,《百年孤独》都是不可超越的,那么可能有等同的吗?我以为按题材论的话,《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无疑是短篇集里最出色的一部,该书一共收录了

7篇作品,它们几乎穷极想象的极限,丑陋的天使、预言自己死亡的老人、世上最美的溺水者、为爱而亡的参议员、看得见幽灵的男人、贩卖奇迹和邪恶的江湖艺人、残忍的祖母和无法再纯真的少女,在充斥着潮湿而腐臭味道的文字里于加勒比海氤氲的氛围里展开各自异于常态的故事,迷人而有毒,这就是马尔克斯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大师之一,马尔克斯于2014年4月逝世,而在2015年的4月,君特·格拉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也相继离世,如艾略特所言,4月真是残忍的季节。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个大师退出,经典不断、属于文学的世纪似乎正在远去,那是一个虚构写作的形式几乎穷尽了文学想象的时代。

而今,回归到传统的讲述模式、题材成为了引领兴趣的所在。属于科学的19世纪不断的以背景的形式进入小说,它们介于历史、科普、传记之间,很难归类却非常有趣。比如2015年最让我欣赏的一部名为《万物的签名》的小说,在浅薄的阅读记忆里几乎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人物设定。这是一位女植物学家的故事,她们的一生顶多会以一种枯燥的数据呈现,如若成绩斐然,比如像屠呦呦,也不过是多一些添油加醋的报道,很少有人能触及到她们智识之下的孤独和她们别样的人生轨迹。虽然《万物的签名》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但是整个背景却是真实的,从达尔文到华莱士,阿尔玛以相同的姿态参与到了这场生物学的进程中,在虚实之间让科学的理性浸入到了生活的感性中。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本以男性科学家为主角的小说《丈量世界》,作者选择了真实存在的数学家高斯和博物学家洪堡,以双线交错的写法,道出时空的偶然和人生的必然:“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出生,然后被束缚其中。它使你在面对过去时,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在面对未来时,又与小丑无异”,就像科学的19世纪和文学的20世纪正在被我们不断解构一样。

面对过往,因为阅读而变得有知,凝视未来,

揣测未知的路上却也从没停下前进的脚步,比如正是科学的存在才为科幻小说提供了基石。科幻小说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小说之一,但是在中国的阅读人群并不广泛,可喜的是随着8月份刘慈欣凭借《三体》首获雨果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科幻小说,而不只是科幻电影,或者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影像比文字更容易理解,因为在科幻的世界里,特别是硬科幻,实实在在的涉及到一些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于是,对于此类科普读物的涉猎也是我的兴趣所在,2015年在阅读过阿西莫夫和海因莱因的小说之后,适逢《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的出版,这是一本非常平易近人的科普图书,只要有中学理科的底子基本就可以读懂。同时,它也非常详尽:从对奇幻的调侃,像变形魔法脱离质量守恒而存在的不合理性,到对科幻原理的解读,如开普勒三大定律揭示的天体运动之于太空航行轨道的设想,几乎涵盖了科幻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让人既知其然也能知其所以然,从而在技术层面提升了科幻阅读的乐趣。

除了科普,2015年在非虚构阅读上收获最大的是自然随笔和纪实文学。提到游记随笔,中国的古典文学定是不遑多让,可是不乏之门槛,需要颇深的古文造诣,而西方此类经典如《瓦尔登湖》也免不了哲思泛滥,如何既不流于触景生情又不陷入晦涩深奥,其实并不好把控,英国剑桥学者罗伯特·麦克法伦另辟蹊径,为之找到了一条坦途。

上海译文在2015年陆续出版了麦克法伦三部作品,并称为“行走文学三部曲”,分别是《古道》《心事如山》和《荒野之境》。顾名思义,三本书涉及道路、高山和荒野,看似各有主题,其实互为缠绕,古道不止于猎奇,高山并非征服,荒野无意探秘,它们的本意其实皆为自然,在我们日益城市化的当下,钢筋水泥之外还有多少自然?而那些自然又蕴含着多少值得铭记的人文历史,它们交相辉映的和谐正在逐步瓦解。只有当你开始行走,才能慢慢体会到徒步中激烈的思辨和道路嬗变背后的沉积,古往今来许多文豪的灵感皆来自



于漫步的瞬间,某些古道更记载着历史的扩张和变迁。至于高山,人类由畏惧到征服,不断地谱写着人与山的历史,同时,高山也沿着地质学上的轨迹在剧烈的裂变上演着自身的传奇。而荒野是一切自然的滥觞,岛屿、峡谷、森林、河口、盐沼、海岬……那些远离我们的正是跨越了时间维度的超然存在,它们一直在哪里,见证、参与着人类演变的进程。

反之,在岁月的长河里,作为地球上惟一的智慧生物,人类也吞噬、改变着自然的面貌。2015年普利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大灭绝时代》即是这样一部详述地球由洪荒中重生,又将在人类的影响下加速进入第6次生物大灭绝时期的纪实之作。多数人对大灭绝的认知都来自于第5次大灭绝恐龙时代的终结,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过4次生物大灭绝,成因大多是因为地壳运动造成的环境突变及宇宙活动可能对地球形成的影响。然而,在地质学上被冠以“人类世”的当下,正在成为生物大灭绝的最新助力,一如书中所言“在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其实环保话题一直以来都人尽皆知,从全球变暖、物种消亡,到臭氧层破坏、海洋污染等等,皆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现象,可是身边的环境却一再恶化,当北京成为雾都,渤海成为死海时,我们似乎才开始真正反思,而这种反思多是针对个体事件。事实上,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要复杂和广泛得多,在《大灭绝时代》中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将翔实的数据和深入的调查为我们揭示出人类欲望无度的后果,而阅读它就是一种自省,我以为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为之的事情。

而另一件值得尝试为之的事情就是对阅读的坚持,阅读应该不止于跟随新书的潮流,还要有对经典的回望,这样的喂养才能让阅读的习惯更为持久,回顾我2015年的阅读,最后想以一套2009年出版的《汉姆生文集》为结语。阅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并非由近及远,总会遭遇岔路,也难免折返,就像当我对现代派文学几乎难再有惊喜时,却回到了源头。作为现代派文学之父,汉姆生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实验性,在保有传统文学对故事性关注的同时,开始加入了诸如内心独白、元叙事、象征性、全景式等描写手法,题材上也非常多变,既有反映知识分子内心挣扎的《饥饿》,也有为农民谱写赞歌的《大地的成长》,不一而足,而这种溯源的阅读会在文本之外更收获一份对文学脉络和传承的认知。